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二十二回 因借宿力伏鐵妖 為投軍智降水怪

詩：薄雲籠日弄輕陰，試與詩工略話春。
縷縷綠楊初學線，茸茸芳草漸成茵。
園林深寂撩私恨，山水分明惱暗鬢。
芳意被他寒約住，天應知有惜花人。
春到休論舊日情，風光還是一番新。
鶯花有限偏供我，桃李無言只惱人。
粉淚洗乾清瘦面，帶圍寬盡小腰身。
東君負我春三月，我負東君三月春。
歌詩能遣興，詞話最消愁！

敬德辭別妻梅氏，出了金吾村，取路前去。心中自想：「我要投軍，不知往哪處去好？」正行之間，遇著一個賣卦先生。敬德趨前問道：「先生！我要去投軍，未知吉凶，煩占一卦，大數何如？」那先生對天禱祝，連擲金錢。先生說：「好卦！此卦名泰。泰者，通也，小往大來。吉亨！天地交而萬物通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。大吉之卦！目下雖然貴顯，只好隨時過去。後來還遇真主，位至三公！」敬德說：「我身邊路費不多，只好投鄰近去處，不知哪一邦好？」先生說：「聞得朔州劉王，正招賢納士，何不就近而往？」敬德說：「多謝指迷！」送了些卦錢，辭別先生，徑往朔州趨行。但見：煙郊草徑，野路江村。遙山接漢黛眉青，遠水連天拖練白。花開羅綺，叢叢含笑似相迎；鳥弄笙簧，恰恰歡呼如有意。隴畔稻田千萬頃，雲邊茅舍兩三家。

敬德一路行程，行到前不著村，後不傍店的地方，心下躊躇。日將西墜，不能過個安歇的所在，只得又往前行。遠遠望見一座粉壁蕭牆，敬德趨上前去，卻是一所莊院。果然幽雅：門臨谿澗，戶傍峰巒，疏鬆隔水奏笙簧，絕壁過雲開錦繡。粉牆內數莖竹婢娟，苔徑中幾叢花窈窕。書積古今詩禮宅，田連阡陌富豪家。

有一個老者，站在門首。敬德近前道：「公公作揖！卑人是行路的，天晚不遇客店。欲借貴莊歇宿一宵，明早就行！」老者道：「客官休怪！我家近日被妖魔打攪，不能相容！」敬德問：「怎麼緣故？」老者說：「這怪物，每到黑夜，就出來攪擾，把東房人扛到西房，南邊人移到北邊。著魔的人，如醉如癡一般。自家大男小女，到晚時，聚做一房安歇。若遇妖魔出來，合家篩籬播鼓，方得寧息。因此不好留大漢存身，並無別情！」敬德見說，微微冷笑：「有這等怪事！我好歹在你家歇一夜，如遇此怪，自有降伏他的本事！」老者說：「我去稟員外知道。」老者行進廳前，見了員外道：「外邊有一個行路的人，遇晚要借宿一夜，特來稟知！」員外說：「我家有妖魔打攪，存不得身！」門公道：「與他備細說了，他說不怕甚麼妖魔，自有降伏他的本事！」員外說：「且喚進來，我自與他說！」門公出外，叫了敬德，回到廳上。見那員外，烏巾素服，白髮蒼顏，芒鞋竹杖，飄飄然似陸地神仙、商山四皓。敬德上前作揖，員外連忙答禮。瞧見敬德，堂堂虎體英雄輩，凜凜彪軀將相才。好個漢於！問說：「大漢何處人氏？到哪裡營下？」敬德說：「卑人單陽縣金吾村人，複姓尉遲，名恭。因往朔州投軍，天晚不能前去，乞借貴莊安歇一宵，感恩不淺！」員外道：「我家中近出妖魔驚攪，恐不穩便！」敬德說：「不妨！如遇妖魔，卑人替員外擒拿便了！」員外道：「若降得怪物，自當重謝！」吩咐安排酒飯款待。又取一條鐵棍，付與敬德。員外聚集大小人口，歸房不題。

且說敬德吃了夜飯，把鐵棍放在身畔，壁上掛著一盞燈，把衣服拴束停當，就在廳前安寢。一更無事，二更悄然，將近三鼓，只聽得門外起一陣風。風過處，廳門大開，就如：山崩石墜，雷震風號。共工怒觸不週山，力士錘飛秦帝輦。積雪壓塌巫峽廟，狂風刮倒摘星樓！

敬德聽見聲響門開，連忙拿了鐵棍，站將起來，閃在一邊。定睛一瞧，只見一個形體矮胖、口似血盆、魘黑的怪物。敬德舉起鐵棍，大喝一聲：「業怪休走！」乘勢一棍打去。那妖魔伸腰展背，徑奔過來，左盤右翹，裡滾外撩，寒風凜凜，冷氣颼颼，星移斗轉，月暗雲迷。從三更直打到五更，敬德性如火發，奮勇一棍，攔頭打去，正中妖魔。那妖魔折身往後園跑去，敬德隨後緊追。只見鑽進水溝躲避，再下見些蹤跡。敬德手內擎著鐵棍，就守莊溝邊，坐在地上，不覺一個盹睡著了。一會兒日出東方，天色已亮。員外一家宅眷，起來開了內門，帶著僕從，走出廳前，不見了尉遲。員外道：「那漢一定著妖魔的手了！」四下裡尋不見，直至後花園中，只見尉遲頭枕著膝，睡在水溝邊，鼻吼如雷。員外近前喚醒：「大漢！天明瞭，還這等好睡！」尉遲欠身而醒。但見：茸茸細草披煙潤，灼灼嬌花帶露香。

睡覺不知天已白，半疑殘月半疑霜。

敬德連忙站起來，與員外施禮，道：「夜來果有個妖魔！與我鬧了半夜，被我攔頭一棍，他就跑。是我直趕到此間，他往溝裡鑽了下去。我恐失忘了所在，就守在此。你家有鋤頭，取一把來，待我掘將下去，務要尋個下落！」員外喚家童取了鋤頭來，遞與敬德。敬德手執鋤頭，往溝內掘將下去，約有四五尺深，又是一層石板。石板底下，有一塊車輪大小，四邊俱魘黑、中間帶微紅、名為「紅心刃鐵」。尉遲雙手掇將起來，討兩條麻繩，拴縛停當。敬德問：「員外！這個東西，你要也不要？」員外道：「成精的東西，我要他做什麼？」敬德說：「既不要，我替你拿去撩掉了罷！」員外道：「大漢千萬撩遠些，省得又來家裡為禍！」尉遲說：「員外但放心，我知道了！」員外一面吩咐置酒飯與尉遲吃，又取幾貫錢送與尉遲。尉遲辭別員外，把這塊鐵背在肩上，離了莊院，往前就行。時逢夏月，天氣甚是炎熱。怎見得：澆湯爛石，畏日煎沙。萬方支住紅爐，身也渾居金甌。水雲接引橫雲漢，林鳥無聲掩翠蔭。敬德行有數十里之地，自覺身體有些倦怠，卻遇著一株合抱不來大槐樹。敬德走近樹邊，放下了鐵，坐在綠蔭之下歇涼。看那槐樹，果然生得好！虯枝屈曲，直於嵯峨。千層黛色拂青霄，百匝濃雲遮白日。扶疏高蕊，每看花發三秋；蕭瑟寒風，最喜涼生九夏。黃萼能催文學士，綠陰堪憩路行人。

只見一個白髮蒼顏老者，也來到樹下歇涼。老者問說：「大漢！你這塊鐵，可賣與人麼？」敬德心下自想：「我要這鐵也無用，且賣幾貫錢，也好盤纏！」回言：「我也要賣與人。」老者說：「要多少錢？」敬德說：「要一百貫錢。」老者說：「價錢不多！只是我沒現錢，你肯賒與我麼？」敬德說：「賒不打緊，不知老丈住居，明日到何處取討？」老者說：「不妨！同我去認著家裡，你好來取！」敬德心下自想：「就賒與他，強似撩掉了！」那老者把鐵搬上肩，同敬德一路就行。行到一座山嶺，那老者把手指一指嶺邊，粉壁牆垣，四圍竹籬環繞。「此間就是草舍，卻值老妻探親不在，不得奉茶。還有一言，鐵且賒你的，待我造成兵器賣與人，方才有錢還有。你須記著我這去處，喚做小井山，走鹿嶺，李鐵家就是！」敬德說：「老丈量不食言，我知道了！」長揖而別，徑往朔州城去。

有日行至朔州，正遇右監軍范君章紮營在城外，扯起招軍旗，招集勇士。尉遲走近營門，有頭目問說：「大漢哪裡去的？」尉遲說：「列位長官！卑人特來投軍！」頭目說：「你且在營門外等候，待我替你通報！」范君章正坐營，頭目稟說：「外邊有個投軍的大漢等令！」范君章說：「著他進來！」頭目出來，帶了尉遲恭，行至中軍跪下。范君章抬頭一瞧，好一個雄偉的漢子！比眾不同！問說：「你大漢何處人氏？」敬德說：「小人是本州單陽縣金吾村住，複姓尉遲，名恭，聞知大人招兵，特投麾下！」范君章又問：「你曾習學武藝麼？」尉遲道：「小人不曾習學！」范君章說：「既不會武藝，且隨長行操練，待你武藝精通，奏聞朝廷，量才擢用。」敬德說：「是，願隨大人鞭鐙！」

言未絕，只見頭目來稟：「外面一千鄉民來告荒！」范君章說：「著他進來！」眾百姓一齊到中軍帳跪下，范君章問說：「你

這乾鄉民，哪裡來的？有何事故？」眾人中有幾個年高的，上前答應：「小人是本州管下金龍池地方住人。近來他中出一水獸，傷害地方，逢人吃人，雞犬六畜，不留一個。吃得白骨遍野，百餘里田地，不得耕種。斷阻往來之人，小民不得安生。特來告訴大人，伏乞准行區處！」范君章問：「這水獸有多少大？什麼形像？」眾老者說：「並不曾見！如見，小民就不能夠逃命。只見泥中行的蹄跡，有盤來大！」范君章吩咐眾人：「且在營門外等候，我去奏聞朝廷，請旨定奪！」范君章整冠束帶，上馬扳鞍，徑至朔州城，東華朝前下馬。定陽王正坐朝，黃門官啟奏：「有右監軍范君章候旨！」「宣至駕前！」范君章把金龍池水獸傷害地方，一一奏聞。劉王問文武：「金龍池水獸，傷害地方，怎生區處，拯救黎民？」班部中閃過丞相楊復念，叩頭：「主公！就著范君章領旨出朝，寫榜文各營張掛，曉諭軍民人等，如有降得水獸者，加官進職，不次升用！」劉王准奏，殿上傳旨。范君章領了旨意出朝，回到營門，發放眾鄉民回去。「朝廷如今差官下來踏勘，自有定奪！」眾百姓各回鄉去。

范君章把榜文傳遞，各營張掛。不多時，就是本營新投軍的尉遲恭，收了榜文。頭目帶了尉遲，徑進中軍稟復。范君章問說：「你收了榜文，會降水獸？」尉遲說：「小卒會降！」范君章說：「你既會降，明早我帶你入朝見劉王去！」一宵晚景不題。次日早晨，劉王登殿，范君章帶了尉遲，來到朝門外，吩咐尉遲：「你在朝門外伺候！」范君章入朝奏說：「臣奉旨意，曉諭各營，降伏水獸。今有臣營內，新招一名壯士尉遲恭，收取榜文，口稱會降水獸。臣特帶來見主，今在朝前候旨！」劉王道：「宣進來！」把尉遲宣到駕前見劉王。劉王舉目一觀：好一員虎將！果實英雄！劉王問：「尉遲恭！你會降水獸？」尉遲答應：「臣降得！」劉王問：「你要帶多少軍去？」尉遲恭說：「不用軍伴，只臣一人夠了！」劉王又問：「用什麼兵器？」尉遲說：「也不用兵器，只要一條齊眉檀棍，一條鐵索就夠！」劉王對尉遲說：「寡人看你英雄猛勇，一定去得！若收得水獸回朝，重封官職。務要小心！」尉遲恭領了旨意，同范君章辭駕出朝，徑回本營，取了鐵索檀棍，辭范君章出營。范君章吩咐：「尉遲恭！看景生情，不可輕意！」尉遲說：「托大人洪福，定收回營！」尉遲就行。穿街過陌，上嶺行村。郊原青草厚，堤岸綠楊多。不覺來到金龍池地方。端的好一方金龍池：依稀積翠，彷彿昆明。層層碧浪盤魚鱗，漾漾清波游鴨頂。霜鷗雪鷺，聯翩曬日眠沙；玉尺金梭，潑刺衝萍戲藻。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！

有金龍池眾鄉民，都來接見尉遲，把酒餞款待。尉遲問說：「這水獸每常出來，怎麼響動？」居民說：「但聽池中水響風狂，就是此怪起來！」尉遲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你眾人各回家去罷！」散了鄉民，敬德結束完備，單等水獸出來。邊城霜角動，山寺暮鐘鳴。到了二更時分，只聽得金龍池內，波翻浪滾，水湧風狂，那獸奔上岸來。敬德舉棍就打過去！

胡敬德急睜睛旁觀妖獸，黑模糊毛燦爛口吐煙雲。

竹削耳眼懸星惡過獬豸，牙似鉤蹄似鐵猛賽麒麟。

那敬德掄短棍攔頭便打，這水獸吼一聲捲舌張唇。

棍逐獸獸咆哮盤旋躲閃，獸吞人人似電左右藏身。

那敬德長威風妖魔喪膽，這水獸生惡性播土揚塵。

鬥多時星斗暗寒風凜凜，惱英雄心發火抖擻精神。

敬德展平生氣力，舒過手，喝一聲，把鬚領一把攥住，躡身一躍，騎在水獸背上。那水獸被敬德騎在背上。正要往金龍池跳下去，被敬德舉棍攔頭打下來，往後倒退數十步，就似星馳電閃，跑奔深林。敬德慌忙一隻手扳著樹，一隻手扯出腰間鐵索來，把水獸鎖在樹上，尉遲恭忙舉手扳牢大樹，向腰間提鐵索拴鎖龍麟。

擎木棍觀分明縱橫細打，不多時兇惡獸善似羊形！

那龍駒不是塵凡獸，天遣來扶黑殺神。水獸被敬德打了一頓，就伏了敬德，見影也不敢動，到得天明，敬德樹上解下鐵索，拴鎖水獸停當，騎上了身，徑回朔州城去。有眾鄉民爭獻酒餞，扶老挈幼，都來觀看。人人合掌，戶戶拈香，拜謝敬德。後人不信？朔州地方金龍池的樹木，都是纏絡生的，這是降水獸的古蹟！有詩為證：龍池水碧湛秋先，此地曾將水獸降。